



經訓堂叢書

雨

沈祖燕署

呂氏春秋
下

14

1429

6



門 14
號 1429
卷 6

昭和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
購求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令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言愈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疆以

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

服羣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眾庶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也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所

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桀愈自賢矜過善非所

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

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

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未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

經川堂叢書

呂氏春秋十五

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惑

於末嬉好彼琬琰琬或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

洛日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心夏今本紀年未有訛字此參用馬驥所引文據此則琬

琰不但為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湯

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

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

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

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

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安其親鄰如夏如湯立

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

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武王勝殷入殷

未下轡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黎黎○御覽二百一作率

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封帝堯之後於黎○御覽二百一作率

後於藪藪與藪聲亦相近此皆互易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

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凶故又

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

也○注十七世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賦鹿臺之錢以示民

當作十五世無私布也私愛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財有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

食日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箕

子避亂伴狂而奔故清淨其宮以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趨車過者

異之也○靖似當作清七性切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趨車過者

下趨商容者下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

社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後濟於河○舊本濟於倒從

賞之二十五家為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字乃西歸報於廟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

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復服○舊本作牛弗服今釁鼓旗

甲兵械也熊虎為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

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之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

焉曰若國有妖乎妖若汝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

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新序雜事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

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

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

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今君有憂色何襄

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消也則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曰日

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一而兩城下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注所云耳今趙氏

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時簡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也勝非其難者也

持之其難者也○舊校云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也○舊校云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取一○舊校云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聞○舊校云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疑本○舊校云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臣請○舊校云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成也故

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襄王與晉厲公戰於鄆

陵荆師敗襄王傷○晉大夫呂錡射襄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

却也○說苑作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

於口以醉也○絕止戰既罷襄王欲復戰而謀○飾邪篇使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疾襄

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

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

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十過篇作不以離子反也飾邪篇

較醉字勝其心以忠也○忠愛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

善用力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善持勝者以術彊

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缺者十六篇注未聞也舊作聞之誤

○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

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

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

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

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樞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

庭中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宮之奇諫

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

相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唇竭齒寒注揭猶反也

揭字似勝字莊子胠篋篇作唇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竝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

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

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

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著也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繇國之

或作仇智伯晉大夫智襄子孫也○夙舊本作夙何吧瞻云當作夙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公由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公由說文繫傳口部云呂氏春秋有召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

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我

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我胡下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

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

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滅之○韓非作

矣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

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

有楚高氏因本文五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

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剋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觸子

苦之苦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卒北北走天下兵

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達子又帥其餘卒

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齊王怒曰若

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莒

邑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美唐所在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

國也言潛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日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通主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

倨倨傲富有天下而不驕誇說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

懾懾懼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也○狠即懇字舊本作狠說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桀也必有以也

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滄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

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也移易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

可盡○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選確乎其節之不庫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由與

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羊其不肖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

浩昊天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也與物變

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竭盡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宙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

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堯不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

以帝見善綽北面而問焉善綽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堯天子也善綽布衣也何北面而問焉○善綽莊子作善卷

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綽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

而弗若若如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也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

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

文王造之而未遂遂始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

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

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其輕也

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

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

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相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

舊作全也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
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唯子產乎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

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

而不敢息也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

段干木官之則不冒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又

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冒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也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

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

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諡也

作上卿詔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

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也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

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

行仁義束脯以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桑之俄人以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

靈公伏甲之難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分國張儀重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

○注重之舊作勝之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

○注今案下文改正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兵

却偃不敢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

攻之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身無咎殃者皆以

此仁義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已故不可以

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

有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執桑之下淮南人開訓作委桑左傳作鬻桑有餓人臥不能

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調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

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注謬憎

宣孟與脯二胸○舊本作一胸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

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

斯猶盡也○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

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為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

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

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致宣孟使執車也吾請為君反死

也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執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梁

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鬪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為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

一史記晉世家亦同此誤索隱言之矣水經注四亦誤

也

也

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機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灑謂逸周書世俘

期多寡期於當厄云耳未知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

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趙趙

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免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人主胡可以不務

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也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

受氏張氏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

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

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畱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過舊校云或一請為寡人而

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

資之至於秦畱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

文君德猶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張儀重儀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

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忌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薛荆

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貌

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淳于髡

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齊策作

荆固而攻之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齊策作雖得則

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說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危厄之中危

厄策作臨窘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日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不設形

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以制其命順

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

警歎舊本訛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疾言曰寡人之所說

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會孫薛公之子名侵

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立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

○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貽走則顛常為蚤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

○爾雅作距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距蹶蹶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

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

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

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難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

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言不如歸

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言不如歸

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

○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為子順語餘亦小同大異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

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也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却舍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

在上句中又乏作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

今其貧窮且相怨此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

所謂內攻之術也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

使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

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

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遜叔帶之

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

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

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

○舊校云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於是

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

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於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

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

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日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

也迴通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

也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皆喜之故曰因人心也湯武

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祝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祝曹所惡鮮其不敗

也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有車也皆立乘故云立與下坐對文注非

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淨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王

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

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

矣謂箕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

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譎王王使衛巫監諷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要

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

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

不休行猶還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

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

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

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

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適令武王不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

謂也武王入殷間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

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

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

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

也十一字案此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

也淺陋必非本文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

也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

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為

呂氏春秋十五

經言堂書

呂氏春秋十五

呂氏春秋十五

呂氏春秋十五

呂氏春秋十五

謚法小曰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殺推此言之不得謚為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湯武遭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為也注過宋野舊作于野說今依左傳改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道何益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也胡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校云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欲字係誤衍李本無今口惜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也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

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案意林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

吳疑晷之誤孫云李善注陸士衡演連珠引高誘曰陰晷影之條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脔舊本作一脔訛盧引作肘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脔割輪粹之語集解引郭璞曰脔音鬻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脔與鬻同今定為脔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鬻也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雍水○舊校云書亦皆作一鬻知一脔之即為一鬻者少矣

雍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

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雍水而不知其長益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

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

不期乎鑊鄒鑊鄒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驚千里馬名也

因曰驥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遠契

驚也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時

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

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察今

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

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於民民不

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於民民不

壞民從於賢也○所處邪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乎政周邪人禍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

說在下之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

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

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

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

之必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

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僻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言用姑息之

語注云姑婦也息姐已為政賞罰無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其胞

小兒也與此意同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

注股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注改正

呂氏春秋十六

呂氏春秋十六

呂氏春秋十六

呂氏春秋十六

呂氏春秋十六

呂氏春秋十六

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

死焉○屠黍說苑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

權謀篇作屠餘也○謝云敬王五傳為考王人表作考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君之身乎其尚尚也○舊本君下衍子字今○說苑無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

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人直人○說苑作史理趙與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

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義蒔說苑作錡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說苑考烈西周威公為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極言之士極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諛也○次遺字舊校云一作子威公薨肆九月不

得葬周乃分為二下棺置地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

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廣雅釋言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

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盡莫之

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

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若

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

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

率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存地養民所以

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

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

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

不世出何由遇哉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 未必知其 不知則與無賢同 不知其賢而不用
 故曰治奚由至 賢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 短少長 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國相望四
 主相及 絕言不 得士則無此之患 無此患也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 封建 服國八百餘今無
 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 沒世為世 疑是沒
 為憂也 心 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
 我者也 改 正 大戴 會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 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齊等也 等則不能勝 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
 已故曰無益我者也 則賢者在上下 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 天子舊本作天
 而天子已絕 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
 而佞進 佞諂者進 今之世當之矣 今謂衰周無天子 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
 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 說見謹聽篇盧云說
 何故使吾水茲今左傳作滋則茲乃 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
 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 紂不知太公 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

令使亦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 可盡得 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

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 晏子齊大夫 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

石父 累之累然有罪 累新序節士篇 晏子曰諱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

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 舊校云 今免子於患吾於

子猶未邪 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 越石父曰

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 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

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 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

固不如在縲繼之中 如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 嬰聞察實者不畱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 觀行

已今也見客之志 意新序同 嬰聞察實者不畱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 觀行

者不譏辭 欲觀人之至行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辭謝也謝不敏 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

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 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

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 晏子新序令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子列子禦寇體

莊子稱之也 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道人也著書八

俱無子字 新序作子列子 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

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
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
罪且以人言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
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
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
見故曰與不謂見與不見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無由接而言見說誣讀誣妄之
也舊本說作誣段云當作說文說夢言也從言公聲正如公無荒智亦然其所以
接智所以接不智同當作同一智也亦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
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至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
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曩布者而問之曰
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猶養

治之莽莽均長貌注不明壞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此指麻
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幅乎疑人之欺己也
故亾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
之患自以為智舊校云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
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本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亾國不聞危君則求賢而任之故
不聞亾國危君也樂紂所以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
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宜之於君無
輸寫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足問不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
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也豎刀舊公曰易牙
烹其子以慊寡人慊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為奄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
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
詩鬼病魂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魍魎鬼物乘以下
下人病也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魍魎鬼物乘以下
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
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
 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
 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
 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有一婦人踰垣
 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
 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
 也四十社凡千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
 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
 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此
 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易無由接見也○疑見無由
 接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案固與故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
 屬方之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
 不至說者雖辨為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范蠡流乎江任越王句
 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
 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
 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召而蹈五昔秦繆公與師以襲鄭密聲曰襲
 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
 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皆以其氣
 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地遠行襲國君其重圖之重深○戒
 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
 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與
 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穀穀澠池縣西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
 之岸為吾尸女之易識之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
 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
 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王孫滿要門而窺
 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僖卅三年正義引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

今約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約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約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

本初服說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

君不載以下字亦多說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為句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

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左御居中御主車可超乘者五百乘○左傳作力則

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上也不下車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注

載左右免胄而下為是蓋既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間將西帀於周

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稱

君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

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

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候視也暗晉國也○案李善

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說作晉注亦訛今從善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過是以迷惑陷人大國之地○舊校云

以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

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

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驪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

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

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也○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

先軫過秦師於殺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也以說於眾曰

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殺也智不至也但言

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殺智不至則不信○正文舊本作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

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信也○首句舊多作而言

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師執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

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

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

孔子無罪尤也○驚蓋魯人名孔叢子作誦御覽同鞞字舊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

訛鞞案當作鞞與鞞鞞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作鞞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

不能使人易曉也注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民相與

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左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云案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云

本或作貯或作褚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傳亦作貯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

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

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

誹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雖

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施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注施舊作此訛案

左氏傳亦云施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用

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諷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魏攻中山樂羊

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文侯知之命

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秦策作令將軍視之書盡

難攻中山之事也○說難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

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讓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亾矣○中山之不取

取以為己功一方寸之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

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氣志視聽動作

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

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

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魏襄王與羣臣飲

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之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

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

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

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焉而西門豹弗知用是

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

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

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冲魏都賦云西門既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

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

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

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

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
 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
數字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
 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
 雖諠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啁啾耶國之殘亾亦猶此也○猶與故啁啾之
 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啁啾也止善賢主以之啁啾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
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
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注魏世家王
字衍以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
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
 可矣且治亂存亾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見如不可不見○孫疑兩可不可不文倒據
非有先生論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猶尚有管叔蔡
 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
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
○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為周公兄此又言蔡叔

為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皋鼫之會將長故治亂存亾其始若秋毫細也察其秋
 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國之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
 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
南齊俗訓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
勸德此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楚之邊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
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
 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
 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
 之反更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
 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大敗楚人獲其
 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鬻潘子臣小帷子楚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
昭廿三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楚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
誤合為一釋文云惟本又作帷羣經音辨云小帷子楚人也音帷又反伐郢楚國都也
 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

與雞父之戰 實為雞父之戰 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 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 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 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羊斟不與焉 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 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 殺羊斟也 今日之事我為制 華春秋內傳攷正云左傳子 皇名改但卷不盡然 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 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

也 故凡戰必悉熟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 古之良將人遺之單 膠輪之於川與士卒 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備知彼知己 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羊 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流 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郈氏介其雞 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 季氏為之金距 以利鐵作鉤 季 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宮以益己宅 淮南歸作侵又下句 作而築 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 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 以字為氏因曰郈氏昭 之宅 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

惠伯鞏正義引世本作革字形並相近以字為氏當 作以邑為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為郈大夫因以為氏 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 已其餘盡舞於季氏 八禘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 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十八若四 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盧云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 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 季氏 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 季氏 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 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 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也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 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國遂出奔齊卒於乾侯 晉邑魯昭聽傷而不 辨其義 辨別 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 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昭公固 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 至乾侯而卒猶遠 侯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 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惠 子駟也 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 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 說苑唐姑無果字 舊校云親一作視 對曰謝

呂氏春秋十六

經言堂書

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

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也行去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

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愬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愬誠也

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

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

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荆威王學

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謂威王曰國

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也○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

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索隱云中謝蓋謂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

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

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

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案淮南兵略訓鵲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鵲冠子本亦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

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遠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

也有利也又云為也○注頗難通疑宥與同謂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

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

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

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公國

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

義改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

非不可者而不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

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亂○盧云左氏莊

與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

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

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為善而從邪使人從邪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

之道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僻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僻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

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謂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

王潛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行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為之故也而王無

徒謂之士也○梁仲子云前樂成篇義士作議士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

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臣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

策作淖齒淖齒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尹文見齊王

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

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為臣乎○舊校云肯一作作用王曰所願

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舊校云廟一作廣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

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大夫疑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

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

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

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

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

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意者未至然乎○此注各本脫李本有尹

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

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

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

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

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

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僻之塗可
 以息息滅也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
 治故曰一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為也遲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
 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己分而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
 邪私也不欲君主無所避其累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為善難任善易
 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
 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必多所不及矣
 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詔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忠敦
 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
 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
 也○恫玉篇

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政在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

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

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意即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

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

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

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

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

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厲王周宣

王周宣王之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

眾有司也萬物一作邪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

以智通而實以過悅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悅作悅今案遇悅皆非

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謂牛頭而賣馬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芻藿之似藁

處以貪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本蛇牀之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猗頓

不能別也問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

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之類也薇蕪博物志作藤蕪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

矣白之顧益黑顧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

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案注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

專獨為知而不為雖知之不與和而不矜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

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有為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

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

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有為人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

六合四方上下也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湫猶大寶命之曰

無有無形也道無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忘人無所慮故

所以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知德忘

也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知德忘

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也夫其非德也夫其非德

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人知之故曰夫其非德也

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靜安也至有德雖萬人知之故曰夫其非德也

似注云此所言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能使人見之故曰夫其非德也

非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為而化流行不致之也夫

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
不假也○舊本正文夫其不假下缺也字今依注補
全也假攝者務濟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
也○注聖人之旨也其大乎子翬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心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
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也○注其大乎三字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
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雖不備五者
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
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
說文本作準仁篇淮南主術訓訓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准
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寧安
身以盛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
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
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
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本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恃己明不故博聞之
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
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傷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不

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此

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更也故曰

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昊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官得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

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富也是以知其言之狂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君也者以

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

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不備不

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輻軸各有材夫

國豈特為車哉但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

方而出之務者道一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元王號令於

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

注云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

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

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

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矢會

故中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亾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亾也奮能自殞奮疆也夏桀疆其能以於心故自傷也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障此則姦邪之情得知得猶而險陂讒慝詔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猶人主好以己為己所好情所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從阿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

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稼后君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為稷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

師五刑昆吾作陶昆吾顛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為夏伯夏鮌作城夏鮌父也有服昆吾顛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為夏伯夏鮌父也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在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表暴之意若作能為威嚴解正文與注並室礙乃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不可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凡耳之間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亾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

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而因耳矣馳騁也田獵禽獸亾國之主所樂及脩其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脩仁本者弗為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義無欲為可以致治安國之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亾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為可道理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處從陽翟釐侯景侯

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
無簡子莊子人表亦全然韓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
誘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

是非嚮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
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聽說今案何

以知其旨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
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以此言耳目心智之

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
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闕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

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其南撫多顛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之國
○大荒西經作南服壽北懷儋耳北極之國○大若之何哉○意林作故君人者不可

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
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

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
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

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

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習所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

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

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對乃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

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選閒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

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煤炭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煤炭煙塵也入猶塵也○煤炭舊本訛

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炭政用此室與泉形近致說今定作煤炭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墜今皆依選注刪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

矣識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免免化而狗則不為免

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君自蔽

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甚精被篲日用而不藏於篋被篲賤物也日用

喻人君好治人臣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
 之職與祿何異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見蒙闇也代
 臣作趨走力役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
 之事則心倦○舊校云虜一作慮
 世本云隸首作數或此容成作麻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尙儀即常儀古讀儀
 誤亦疑虜首當是赫首為何後世遂有婦娥之
 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
 井赤冀作日乘雅作駕○舊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揚倬注云
 相土○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
 也○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
 作醫巫咸作筮○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
 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聖王之所不能也所
 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乃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
 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
 有萬物謂也○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極北極天太陰也日能燭之○日舊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
 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日能燭之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
 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
 可障○朱本注未有也字精通乎鬼神深微乎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當陽
 塞○朱本注未有也字而治謂之天子也反本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

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管子復於桓公復曰墾田大邑

○新序大作勸韓詩外傳作墾田○勸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甯戚

○勸速○勸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蚤入

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楚尹

之官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平原廣城○城疑城車不結軌士

不旋踵結交也車兩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成甫請置

以為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

若弦章○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梁仲子云

四作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

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黃氏曰抄引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

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

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

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

職而莫敢愉縱愉解綏緩○舊校云慎一作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上事治也名實相係之謂知道

勿躬

五日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論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也雕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其行情孫云李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

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眾干不聽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正

性是喜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

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明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

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君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注此字疑衍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

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

矣故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偏見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

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為實也○自有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

二文異不復別出此為實舊校云一作寶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寶為是

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荒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

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卒令○韓非外儲說左

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臆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章胥己是二人襄子見而以

為中大夫也以用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易舊作見訛

非晉國之故法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案文義改正

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

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

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弟不肖不能爲霸任庖人鈞

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卽伊尹鈞者卽呂尚

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管夷吾僕虜卽百

嘗相也說苑尊賢篇作此功校而用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

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管夷吾百里奚聽任案說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

特驥遠哉說苑作豈特驥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

紂用惡來宋用唐鞅當染篇舊本作唐鞅亦見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又其字訛作甚

苑改正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若說苑作苦射魚指天而欲

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若說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吞

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

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

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羈

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闕越周

禮作閩貊王制東方曰寄此作羈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羈南七字疑衍文胡字亦疑

衍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

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

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

脫漏今依傳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李善注

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所以博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

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

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十里之諸侯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使輕

以眾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

則逸滕費小故勞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

已矣齊楚最大故逸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

呂氏春秋十七

九

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鄣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

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也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凶逆

也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

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天下之民窮

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隸泥

具又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輶隸窮廬葉林宗因其勢也者令行當云因其勢也下似

本行補四字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

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他嘗識

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

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小之

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

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

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

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非一兔足為

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屈竭積免滿市行者不顧

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

各守其封故定分也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

注定分似當作分定故高注每康王圍宋五月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

云十五年王之子在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以非不可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

春秋後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

子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子字子我

子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簡公曰非而

細人所能識也舊校云而一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

作賊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

公於朝也與無悔同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

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日聽羣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眾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

潰于成此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清關尹關正也名喜

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

千言而從之遊也○老耽困學紀間十引仍作老聃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

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齊死生等古陽生貴己子拔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

今也○注舊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貴己子拔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

為也○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

德詩引作揚朱陽揚古多通用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

當別有據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

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人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

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必同法令所以一心

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有金鼓所以一耳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

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

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

校云穴一作空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

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濁宮商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者平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

國

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

搏說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

不聞為國為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為身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

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

下治為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

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田駢以道術說齊齊

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

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

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合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

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

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

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

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

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

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曰今日置質為臣其

主安重

置猶委也

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也此

在次見下得無

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

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

時四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與商文曰是吾所以加

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

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

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

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鬻割唯此注

言車裂夫吳勝於齊齊吳王夫差破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

則非是而齊滅宋者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

齊潛王也而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竊之路後人唱

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也名德

以偽致顯實難以詳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注蓋虛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為名實

名可以偽致舊本多作虛稱不可以為致今從劉本改正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為名實

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

也他去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

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

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

韓氏亾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此所

謂存亾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

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

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亾繼絕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

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

不義。愈益厚也。厚多。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遂成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誦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哀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那侯曰：為聖易有諸乎。舊衍可字。今刪。田誦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生聖

于乎也。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田誦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

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田誦。昭王有非。其有田誦不察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王之子。吳娃所生。事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藺離

石入秦。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布總。縞素布總。喪國之服。舊本布作出。校云：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王不兼愛也。言秦得地而王布總。秦得藺離石也。齊亾地而王加膳

置酒而為歡。所非兼愛之心也。是此非。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

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

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蒯瞶。後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貶之。謂民為愚。注：舊本後下衍一也。字今刪。以蒯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

贖後為君者。計之則八世以序次言之。實六世也。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

得也。猶其不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為民言不

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國久則固。固則難亾。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

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公子沓嘗之。曰：申

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嘗毀也。說我。我之說也。而戰懼毀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

與下文皆照合。今注乃言公子沓以我為相。尊嚴之故。而然歟。如是。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

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孰誰。公子沓無以應。應答。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駟駟。案。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

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

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

呂氏春秋十八

二

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卿大夫恐懼

患之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

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

以此封女侯桐葉以為珪冒以授叔虞周禮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

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也說苑周禮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

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邑

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為晉侯此之謂也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

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

者聽度辭也史記滑稽傳作喜隱成公賈入諫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序樸事二王曰不穀禁諫

者今子諫何故也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也何

於不穀也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

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

覽民則也觀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

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楚語晉柏州犁之子州犁奔楚語自楚之吳以為太宰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

霸莊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聞發行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

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執蹠而

視者蹠踰。蹠字無攷注以蹠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柘杵梁仲意者其是邪

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東郭垂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

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曰然也管子亦當

順注牙字舊本不重今案文義補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

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矜嚴也顯然

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樂也顯然

然喜樂舊本呂氏作善樂又清靜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難作沸說苑字句亦聞不同今不悉記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

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唌喏開唌閉。唌本或作所言者莒也君

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間以聲

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

矣匿蔽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

重言

三日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每居海上詩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阮步兵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

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頗僻似不

若訓處或本作古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孫云選注沈休文

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

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外傳說苑皆作誅管蔡事口喑不言以精

言而得道伯雪子夫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孫云莊子田子方篇子貢作子路好矣作久矣今也見

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舊校云故未擊一作解故未

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

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

牙嘗而知之溜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之諛味臣也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溜澠之合者易

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以微言言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列子說

至德之人能體之也故至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言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

諸侯合會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

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

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崇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崇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甚弘謂劉子客谷猛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陸渾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徹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公失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天子許之周天子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十五年傳非祭祥也之文天子許之周景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甚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甚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公矣明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甚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一作巧辭眾口熏天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別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字 凶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凶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無辨也辨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賢篇扶傷輿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意林作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不贖下五字疑是注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于甚弘以此死以世詭辯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此之謂也○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

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讓辯無子產

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民

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

校云日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

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

○案列子力命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氏定九年傳鄧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

歛乃代子太叔為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

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

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

死為顧可以見人乎反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

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

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異齊人有淳于髡者以

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

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魏以為辯達失從之意又失橫之

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問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

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前說是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

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

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空雄前聽約曰

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與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

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

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

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

也○謝云藏三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藏古字通

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

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

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

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

三牙之說近難成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說未問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也舊者乎上有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

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其人理勝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

其父視曰曰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曰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

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

少而均故易○正人有任臣不亾者臣亾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言破律

宋有澄子者亾緇衣求之塗塗道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亾緇

衣婦人曰公雖亾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亾者紡緇

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計其

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

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引論衡作善者胡為畏王欲

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

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為魏惠王為法

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獻之惠王

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

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譎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與譎

邪譎前人倡後人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

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眾人之耳於

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猶

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惑古者之貴善御也

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

國傳惠子辭謝不受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

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

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

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

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也

自拘於鄆將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

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之名惠子幸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

食葉曰臘今兗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一受於義者也○梁伯子云今公行

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於

蝗螟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

掇儀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

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

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

得舉其諱舉書其諱惡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更著其名名仲父之名也國部

鄆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也○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

眾庶誹謗怨望諸侯不譽皆道其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

惠王說舉大木前呼輿講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名寶散出

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也注嘗疑是當未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名寶散出

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

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

子之言獨見聽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匡章之非惠

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力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

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蕉薪入於門門中

有斂陷斂讀日脅○斂從欠呼濫切疑即坎窞注不可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

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此與衛策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見其說我

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

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

婦哉誹汙因汙誹碎因碎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

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日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
肉汁曰泊淡者泊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梁仲子云市邱之為魏邑無攻市疑是市
讀若貝與市字異沛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沛貝同音省文作
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邱之即貝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
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為是函牛之鼎大鼎也
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薦邊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汗則澹而不可
食少汗則焦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邱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
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舊本亦注云一日市邱之鼎故并少泊之則焦而不熟難購熟
載梁說以俟後來擇焉又注能知五味也上疑有脫文○蝸
然而視之蝸焉美無所可用蝸讀齧齒之齧齧鼎好貌○蝸惠子之言有似於此鼎好
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餓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
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餓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蝸焉美無
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
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
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
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
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
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
是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
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
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
令孟印割絳窋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印乃孟卯之誤惟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
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今此云割絳窋安
邑之地窋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柰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
殊不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起賈疑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
可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印臧亦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賈出遇孟印於
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
印公謂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
以臧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窋安邑令
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窋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印雖
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
見疑則令臣責令秦印雖賢固能乎言不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凡人主
不重矣責臣印雖賢固能乎言不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凡人主

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銖兩也謂分絳

也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印得其

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尙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

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

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魏敬魏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

甚然甚善○舊本注二字在後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

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士民倦糧食下脫一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

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

不入秦邪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舊本作夫未可以入而入

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衍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大二字殊謬其患有將

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

應言

八曰今有羿蓬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

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孫宣公發百中蓬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

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鄆薄矣薄或武王嘗窮於

畢程矣畢程畢豐○程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豐蓋以豐

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為一地

雍錄云豐在鄆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鄆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

縣畢程疑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

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

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史

皆外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

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

勉歸矣勉猶二吏歸報於君報魯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

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吏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

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

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遺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

呂氏春秋十八

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聞夜施至誠於近，以於有嚴刑於有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於有嚴刑遠，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情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五字疑誤，衍。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所有餘者，妄與苟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之而益貴。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誦，斲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飛免，要裹古之駿馬也。無闕况賢者乎？○注卑父之誦，見下舉難篇及淮南汜論訓。飛免，要裹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免，要裹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裹字讀如曲撓之撓也。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子○捲捲，莊作捲，捲釋文云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辭也。

經訓堂叢書

呂氏春秋十九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魯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子詢作垢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

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

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

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桐水釋文云本又作桐

水司馬本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仁者居之居處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作立乎請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己請

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

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

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無伯音疑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

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

賴之也賴利也一日善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不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

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若夫

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

有小大餌有宐適羽有動靜羽釣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亾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

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亾其却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却一作

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路之人曰亾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亾兵得兵何為不可以

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亾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

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亾戟得矛豈亢

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

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也反還令此將眾亦必不北矣北走令

此處人主之劾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

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

名光頃公之孫靈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縞疑績東布之衣

公之子景公之兄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

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

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舊校云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

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也加上也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行也

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

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遠不敢也度之於國必利長

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所引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

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

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去

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爲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

夫舊校云一作不苟且也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

道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有至越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

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

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

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鈞之翟亦於中

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說翟字無攷當是翟字之誤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

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解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

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

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

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

立節篇補潛宮舊事作則後之爲將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

天下撓也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之字從渚宮舊事補此乃爲之桐棺

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即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言伐吳之役爲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與傳達蓋子囊

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知難軍之善政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

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

此而不知所以存此存存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鄣湯所居也岐萬國之順也從

此生矣順從也順從舊校云生一作至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

之而立是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

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言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

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注舊本殺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而今猶

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

故曰非獨厲○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記循其為人

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道有殺人者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

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

行刑於阿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

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

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

行也不去斧鑕死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

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不罰而邪止

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會稽

之險山名在不能障矣障防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澹乎四海澹之也○注疑未是劉本作泊也東西南北

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滅滅賈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虛素以公素

也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之亦疑是正之誤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知

時世不知堯德以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

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故

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鐘在後舜其

猶此乎○舊校云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沃公子重

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

之也○注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

之字疑術○注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

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

也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劒死○案傳云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

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丞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

死去齊之曹曹其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其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去曹人聞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此理

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曰臣聞賢

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

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

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

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納也○注當云納之晉也晉既定與

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

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

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

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

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善○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

子亦以名歸之而使其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

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

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

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

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

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

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

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句上當有二人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

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遂反死之反死孟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

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

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

萬闔廬吳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

萬王光也

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

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國雖大勢雖便卒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

用之下皆有術字然案下文似不當有古者多有天下而亾者矣其民不為用也

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

無遺民不為之用故滅亾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

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

不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

商管仲也有故也故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

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

無不可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

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試用習爭入水火

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遽擊金而却之

却猶止也舊校云却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

夙沙大庭也其君無道故自

攻之神農炎帝

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詩云密人不共敢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也

湯武非徒能用其衣定一世者矣

終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

身為世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

管准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

無益於不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

民不為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

行之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

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

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日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

節節也注疑節飾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

節節也注疑節飾呂氏春秋十九

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六

切之谿曰切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

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諡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

地名今河東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

永安是也子得免是為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

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

心愛之謂也似當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此論故

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此論故

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除其災思致

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聖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

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

如神從其化有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韓詩外傳十新

文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李克對曰驟戰而驟

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亾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

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亾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

慮極其巧欺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破於干隧也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舊校云退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

過也勝過猶使之鈎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謁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

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莊公後十二

得載而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

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公余攻莊子人問世言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讓王言

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

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闔皆云魯定公

問顏闔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魯莊公語呂子安其馬必敗

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

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

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

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難以為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則上又從而罪之

罪之罪是以罪召罪也召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舊

准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舊校云一作用案當是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周鼎有竊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
舊校云一作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聞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眾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勸樂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大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輔聲轉為蟠漢書天文志奢為扶鄭氏云扶當為蟠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舊校云趣一作赴不敢却也猶也止晨寤興務耕疾庸樸樸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亾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亾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鬪爭之○注兩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信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命去韓非外儲說左上月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韓非不合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

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

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

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他制之而用之己之有

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

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

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藏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

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

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比親也

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

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

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

○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

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

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曹翹左傳作曹沫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

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

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劔

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氏昭廿一年

杜云拔劔指其喉蓋曹翹以劔自向故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

下云戮於君前即以頸血滿衣之意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劔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

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劔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

母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

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

覽四百三十人將劫君而不盟君三字贅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

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

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翮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責信

八日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梁仲子云此即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勅勅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則離叛故失所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旁乃俗作字書不載王知物之不可全也○不可全舊本全上衍一不字今刪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舊校云論一作論案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也末疑有文脫似

當云孔子欲以道術論之而慮見遠外也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注非也受魯國以

也之別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也

趨也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也○乃季充

而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立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騰○新序四樂文侯曰善以

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為不肖舊本作而不肖故相季

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

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論語曰

過猶不及言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

俱不得其適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

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圭嘗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

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

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

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

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翹之也注羽翼舊倒選注枚叔七發引作羽翼

也佐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與下碎任車不可通
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
 詩曰我任我輦此則是已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碎任車燭火甚盛從
 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
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將去女適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將去女適
彼樂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
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
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
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
堯舜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爵清朝飯牛至
夜半黃墳上坂且休息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孺賦又載一篇云出
東門兮屬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麝布衣兮縵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
大臣在兩側吾當與爾通楚國三歌真贗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桓公聞之撫其僕
法仁和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
 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所桓公
 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治為桓公大說
 將任之也任用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
與如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以人之大美此人主之
 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

舉難

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涇川堂叢書

呂氏春秋十九

上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扞肌膚不足以扞寒暑扞禦筋骨不足以從利從辟害從隨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禁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蟲之寒暑燥溼弗能害古之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戴故道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眾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亾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奉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百種敵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

夷無君者夷無君者先言氏 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 雁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僭
 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 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
 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 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者 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
 休息以盡其類類也 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也慮也 莫如置天子也置立為一
 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
 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疆不得被弱眾不得暴寡以此利
 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則以天下為己利故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
 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時盜作耳 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 外之
 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 豫讓欲殺趙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 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
 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
 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由趙策無所字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
 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 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
 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

所為為之矣趙策作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矣無
 非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
 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 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
 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芡雞頭也 冬日則食橡栗橡栗也 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
 友而往死之往死敖公 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
 也往死其難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 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
 往死是果知我也公今不死其難是為使敖 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
 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敖公弗及也死其 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
 難可以後世不知良臣之行君慙於不知人也 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
 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
 主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 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
 為也為施 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 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
 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其與
 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門欒施高彊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其與

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

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

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此作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也始首夫子蓋行乎無慮吾農事何

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莊協而擾遂不顧種也顧視也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

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上後世之亂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引

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

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

也夫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其所求者瓦之閒隙屋之翳

蔚也燕爵志小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愚庠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安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鵠鳳皇慮何時能得

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子

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惜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哉

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識知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上

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

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注未也字當與邪同猶

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說山訓

呂氏春秋二十一

三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劔其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利存而遂苟生不為者亡而辭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所不與死故曰利害存亡弗能惑也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舊本注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肖故曰延陵季子也○注子札舊本作孫子說今改正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云皆有所達也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也或動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次非漢書宣帝紀注等傳注及北堂書鈔百三十七並引作飲飛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還涉江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千斤為蛟○淮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般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

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憂懼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盈息○盈梁仲子疑全案賈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此皆天

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私感私傷神感念私邪愈然而以待耳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不祥也故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崔杼不說直兵造督句兵鉤頸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

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竟也言今竟子○注竟舊本作競誤杼欲置晏子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詩大雅旱麓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書黃琬傳注同登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注旱麓李本作干麓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也○梁仲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綬而乘○援舊多作授汪本作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撫舊本作無良韓詩外傳二俱作撫新序義勇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

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得苟從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生

故曰去之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也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

曰夏后啓鄒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

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以處

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願得

而聞之願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

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

能使矣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

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輕也

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也且猶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出凡使賢不肖異使賢

使不肖以利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使賢以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

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氣同則合合會聲比則應應和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鼓角而角

動擊大角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禍福之所自來眾人

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獨亂未必也召寇則無

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得其攻亂則義

義則攻者榮得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於賢主乎有讀故割地寶器戈劍卑

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止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矣

不來伐已為武移者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無名

矣國雖疆大則無為攻之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

引作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鷺有扈

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屈鷺不知出何書也案路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

云贏姓隰之吉鄉北有古屈城北屈也舊本禹攻曹魏下有小注攻伐二字此殊可省且其離句亦非也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

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

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譬之若寒暑

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

故功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司城

引作工尹他新序南家之牆犇於前而不直犇猶出曲也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西家

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宮而不禁○經新序御覽作經舊校云士尹池問其故牆問不止

故源之司馬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鞅者也鞅履也作履之工也○者也舊本作百也詭今改正說文云

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鞅不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

宮庠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

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君其相仁賢者能得民得民仁者能用人人人為之荆國攻

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

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

為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春秋子罕

但相三君以終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乃宋賢臣奈何以為殺君子戰國

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

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未問○案大戴盛德篇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

大以為宮柱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也音貴案睹見也疑非視義期以一

月六月而後反反還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遽伯玉

為相史鱗佐焉伯玉衛大夫遽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

前甚聽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

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衛說遽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翬曰

史朝此公子翬疑是鼃之訛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宣姜懼而作亂不得為賢梁伯子云或是公孫朝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賢主之舉

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若如也

召類

五日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比猶致也血脈欲其通也通筋

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其和也和調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若此則

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不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

樹鬱則為蠹蠹蝸木中草鬱則為蕘蕘穢○梁仲子云續漢書郡國志三注引爾雅木

蓄也因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生德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

近而訛

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

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誦誦怨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

誦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召公奭未必至厲王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

目以目相視而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

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矇

○周語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矇箴曲史獻書師箴賦矇誦百工諫注引

詩與今毛詩異案詩釋文云矇依字作叟又案史記屈原傳集解亦引作奏功庶人傳

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規親或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

善善皆達上無過舉失過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

流王子彘流放也餘河東永安是也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

陽者亾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日暮管仲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出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

之○疑是請夜之以夜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

則失時怠懈老而解則無名無善終之名○注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勵君使若何其

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墮壞也今樂而益飭飭正也行之壞也於

貴貴則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

桓公獨不雷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梁伯子云管子中匡列精于高聽行

乎齊潛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類推之履特會朝

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類推之履弊履也祛步舉衣而步也列精于高自謂

朝祭之服也然則類推之履必非弊履可知列精于高方且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

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惡有著弊履者乎高不能注不若闕諸○鄭注禮記深衣曰善衣

○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日出東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井

南隅行高臺多妖麗引此姣作妖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井

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于高

所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

我也○注以我舊本缺以字今補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

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我而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

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孰當可而鏡鏡執誰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人皆知說

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惟鏡破之而挖以多錫摩以白

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細小士之明已也功

○注醜舊作首又改作長皆訛今案文義改正鏡之明已也功細細小士之明已也功

大正己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類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

安定社稷故功之大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類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

愛我厥趙厥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

趙厥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此之謂也○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厥厥此注云

又疹左傳作疾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也所處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正質必使

我醜醜惡○案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愛而不愛君之過也過明也○案鐸也愛

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也敦厚也土色黃色

之主多所載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

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居處有況乎在簡子

之側哉側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讎周也○舊校執民之命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也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猶志布衣

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鮒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

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

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

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鮒乃殛死先殛後死也

○副當讀如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之副梁仲子

云海內經郭注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禹鮒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事舜以通水

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

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內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

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之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

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

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

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請令疑

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辭去昭王曰是

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子

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為齊所獲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

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

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使者行至齊行還齊

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眾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復舍也反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為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騎劫代單幾不反矣○不反舊作不及注未作幾不及免矣兩及字皆當作反又免字衍今并刪正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潛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故曰而立功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舉之重乃易毀也踣破也王驕亂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其唯有道者乎有道人能高而不危故曰其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也申周即申舟古字通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諸無畏楚宋公之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梁仲子云案揚梁宋地見左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渙水又東逕楊亭北即春秋楊梁也近水故有隄防楊揚古通用隄李本作腹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孔太史廣森經學危言曰削年傳文未備杜氏遂以投為振壹若拂袖之義誤已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劍及諸門及寢門車及之蒲

疏之市○蒲疏左傳作蒲胥二字通遂舍於郊邑外與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四年宋人易子而食之

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告病困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云情一作殆乃為却四十里○左傳作三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門闔扉也所以

為成而歸也○舊校云情一作殆凡事之本在人主○舊此下有之患二字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也還反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

叛而討之以義進也服而舍之以義退也疆不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斃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

改服而舍之以義退也足傳曰疆而不義其斃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

行論

七曰亾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

忠臣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此之謂也○舊本無備召禍專獨位

危簡士壅塞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

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郟三郟錡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犇郟

呂氏春秋二十一

錡郟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
游獻子也幽囚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
也○偃字伯游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
 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
文侯之子也疾言立有閒再三言言自李悝趨進曰荀子堯問篇新序襟昔者楚莊
 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
 所擇而莫如己者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故曰取今以不穀之
 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
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乎○注名字似
衍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善人
 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言而不受武侯曰善人
則謀慮之言竭盡也○盧云原水之原也川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
仰浦而後大君受言而後聖原其可竭乎
 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大室○大舊作太今從大益百畝○益新序作益下同堂上三
 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羣臣莫敢諫王莫春

居問於宣王曰○春居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反
舊本削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
今乙正臣乎王曰為無臣為無賢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
 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臣字舊本春居曰臣請碎矣
趨而出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
新序作向寡人不肖而好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
尚主也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由是論
 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
 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傲於河○說苑君道篇作樂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傲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傲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傲來之○說苑今吾好士
 六年矣而鸞傲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
吾善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厚善本作後今從以理督責於其臣則
 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

也休止也○休也舊本作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皇鴻

也鵠鶴鶩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

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

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

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日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

也異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眾人則無道至焉道以無表以

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

非有幸者必須表故日其數不得不然邱成子吳起近之矣舊校云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魯大夫

也也邱敬子國之子邱青孫也通晉道經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

以璧善注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穀臣作穀臣顧反過而弗辭衛不辭右宰穀臣其僕

日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歡厚也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渫

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送之舊本作

璧璧孔叢子陳士義篇及廣絕交論注皆無之字今據刪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選注倍

皆作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也惠子與孫林

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還車而臨三舉而歸

也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注右宰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孔叢

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返還孔子問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孔叢

孤廉可與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

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文侯為治西王錯譖之於魏武侯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

志視舍天下若舍履履弊履○前長見篇已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

也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秦必可以亡而西河可以王王可以立今君聽讒

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魏國從此削矣削弱吳起果去

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

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作韓風又是字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

髭許鄙相脫脫後數也脫字讀如窮穹之穹○脫乃投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臍助善注

文選張景陽七命作唇吻御覽八百九十六同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贊御凡此十人者皆天下

之良王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七發及薦禰衡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徵也而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語未仲子云淮南傲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

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壅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雌曰

仁而海內皆以爲稽矣遲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

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

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惠王死葬有日矣

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雷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戰國魏策官費又恐不給也給足請弛期更日也太子曰

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

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未猶是其唯惠公乎

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

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梁仲子云魏策作楚山之尾論衡死為篇作樂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日漬也

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文選謝靈運祭古豕文所引改說文

云題文王曰諱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猶出也○天國策論

國策注同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

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

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國策無雨字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

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

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

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段

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

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

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

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出也段喬使人夜

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己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

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子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賸奴戮也律

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謂也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謙

不祥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憂阨也當謙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

也為范宣子說叔嚮也范宣子范文子之子也○巧乃句之或體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

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鯀之子也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

為周公兄誤說已見察微篇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

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

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

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今夫塞

者○塞舊本作塞趙云當作塞今從之塞亦作塞先代切說文云行塞相塞也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國治身逸逸不

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已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屬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

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孫云李善注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宓作處今案處字是處義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

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巫馬期則不然弊

生事精○說苑作弊性事情勞手足煩教詔雖洽猶未至也

察賢

三日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千令升晉紀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

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伐也待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今簡子曰不如而言也汝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在也吾乃且

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破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

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車不

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有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有也吾安敢驕之驕慢段干木光乎德

寡人光乎地○孫云李善注左太沖魏都賦地作勢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為輔相也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時往詣其館也

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唐與魏文侯相接淮南正作唐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段干木賢

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選注兵乎二字倒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

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死與尸同

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之為也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注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祖紺諸蓋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舊本脫詩曰古公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冝莊子讓王篇皮帛句下有事之以犬四字今補應訓云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則犬馬句可不增詩大雅解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據此則此有字定誤 狄人之所求者地也淮南句上有日字此亦可不增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爭土地與狄人戰鬪殺人之子弟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勉務處居務安居為臣等耳故曰奚以異○案莊子云子皆勉居矣則此疑亦當有子字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

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也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昭釐侯說見任數篇此五世當作六世哀侯當作懿侯也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音否歟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惑不得也惑近也○舊本或作臧案臧不當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決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案後一說得本意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縱之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從之又下不縱作不從又惡乎淮南作怨乎文字

作則神無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故有受其饑者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婆娑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績身神農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魯之號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都楚都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曰臣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不得宋舊校云一作既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

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也

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今據御覽三百二十所引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轲不攻

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

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阨在左馬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也河出孟門

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稽積其深乃出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

滅沒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

名曰鴻水鴻大也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黃氏曰抄云此於地里不合盧云此為彭

蠡之障不必承上為文且亦不必連下乾東土也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

亦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

勤苦無如禹者也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

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

逆相違背也古倒字皆作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

之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施取

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匡

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惠子曰大者可以

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
不為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
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倉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為下溼猶遲久之也○案荀子修身篇卑濕重

遲作濕字為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

是音他合切故曰與駑駘同也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篇矢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三

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為與無所至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

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臣無所得為君計耳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

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

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

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亂而射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

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讎之速疾也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購之

諸兒也公孫無知信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孫無知收其祿孫信公祿父之子

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

公家公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猶偃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

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

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案此僵與去令其子速哭曰以

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罪所

伶悝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吾丘鳩當即駁之或體集韻音戎用切

從宄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三百十三又三百五十六並作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

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鳩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有水深谿不可使滿而平也雖悔行
不純淑入刑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曰蘊利生孽有
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各本俱作忌與史記吳越
春秋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無忌勸王奪奪取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也疏遠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僻遠故不能與爭
爭霸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收南方是得天
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
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
也猶如也左傳齊晉又輔之輔助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合王信之使執連尹四
也太子建出奔出奔左尹郕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郕宛欲飲酒
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囊之孫郕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宛字也又謂郕宛曰令尹欲飲酒
注光唐無攷高或據世本為說宛字子惡注也字說

於子之家郅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

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酬報也詩云

之謂也案古者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勸侑之意反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

焉左氏昭廿七年傳作惟諸門左梁仲子云惟惟形聲俱相近古多通無忌因謂令

尹曰吾幾禍令尹郅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郅宛殺之國

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動作者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也

父也成左傳作成莊王之曾孫也凶夫太子建左氏傳作喪太子建殺連尹奢

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眾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也幾近也令尹子常曰

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

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

採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鬪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

於此不切義當與疾同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

與門戶字同之說為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畱吾將與甲以殺之因

令盧滿嬖與甲以誅之盧滿嬖左傳作盧蒲嬖滿二字形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

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絞經慶封相景公景公

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董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

董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

以為讓責讓魯為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荆靈王聞之率諸侯

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闔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

曰母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亾其大夫乃殺之亾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

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

可謂重死矣死而重死身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伎惡凡亂人之動也其

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也程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也始首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

故曰利中智之所不及也不能及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

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以義動則

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

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

責非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

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

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

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

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

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

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

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卬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

也○襄庇即穰庇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本或作疵者訛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

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

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

不窮奚待也待特也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入

猶納也○案史記張耳傳去抵父客索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續經以仕趙五大

夫五大夫人莫與同朝賤續經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

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又況乎無此

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

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亾國之主似智

亾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故墨子見岐

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周宅鄴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御覽三百

至別本作嘗至今從元本御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御覽作

欲衰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

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九此夫

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

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衰妣之所用死而平王所

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宣日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

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鄠鎬列為諸侯晉文

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焉依舊誤倒今從左氏隱六

年傳乙正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孫云章懷注後漢書張衡傳部引作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孫云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喜引作邑丈人有之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

善案子姪之稱始見於此

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謂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御覽八百八十三謂作為我醉汝道

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

諱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

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遂逝迎之逝往丈人望其真子○選注作文拔劍而刺

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其真子舊本作於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

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

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

之知之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

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為制

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

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

則不足以禁也禁止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

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必

無仁義之行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人之情不能愛其所

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廢

也強大行之危危傾小弱行之滅滅破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

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

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聚人復期會

之諷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人之所乘船

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卜

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鷄之賁賁○案詩作奔奔賁與奔

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所得二字疑倒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官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博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博木即扶木為欲篇東至扶木攢樹之所指天之山至天也○播音民撫也疑亦與捫同音義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也南至交阯孫樸續楠

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養形人也西方剛氣所往故曰積金之山也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其肱疑即海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目者是也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之中處疑是之窮處或三字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行文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休息也○郭璞注海外憂其北經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經云北方禹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王厚齋云荀子成相曰禹得益皋陶橫革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名同唯之交未詳盧云案窺或本是窺字與成音近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石豐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日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梁仲子云莊子逍遙遊焦火作爨火釋文云本亦作焦音爵此焦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旁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嗚唯巢於林不過一枝即也嗚唯小鳥也巢族也偃息也嗚音超○嗚唯莊子作鷦鷯注與即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也疑誤兩與字皆語辭又偃息也衍嗚音超亦非高注乎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

身無經天下之色

經橫理也

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

不以物故妨害賢者

感愛習故也感親不以

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

人謀之也

此五常之本事

也皋子眾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眾口止

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也皋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云二字以眾為皋子之名然於眾口止仍難強通

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

視其有無賢人也

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

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

晉人乃輟攻鄭也

孔子曰詩云無競

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

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

與狗則遠矣

獲猴獲獸名也

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

齊桓公問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

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

王察其賢明審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

身死也

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

故曰國亡

身死也

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

以為樂正

樂官之正也

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為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

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

重黎又

重黎又

欲益求人益求如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

能和之以平天下

和調

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

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

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

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

孫疑是求聞若此

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弟子卜商

也

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

意林作渡河

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

亥相似

案己古文作

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

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

經理也

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

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夔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察傳

經川堂叢書

呂氏春秋二十一

六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觀王之白別漆之人
 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
 自至奚何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聞直言則已枉何從來至淮南
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譽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
名也齊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
 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
 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
 王乃舍之舍不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也阿曲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
 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
也潛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亾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狐援齊策作狐咥古今人表作狐援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
以爲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干楯也斧舞者所執以舞也游樂也亾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亾國之社不得

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戒懼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

也陳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

不受狐援潛王不受出而哭國三日狐援哭也○案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其辭

日先出也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

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斬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

聞而蹶往過之蹶頭蹶走往吏曰哭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狐援曰曷為昏

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鮒小魚而鮒居人國喻為人害使人之朝

為草而國為墟墟丘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又斷之東閭

每斷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斷狐援者比比于子胥狐援非樂斷也國已亂

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

猶近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

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

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又居於屏蔽屏櫓之下孫云御覽三百五十一作屏蔽屏櫓

屏字引趙簡子立於屏蔽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嗚呼士之邀弊一

若此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

之有舊本脫士字今從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眾也○而舊說

覽改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

九○韓非難二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秦人襲我遂去

絳七十○韓非作秦人來用此士也隕於韓為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

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訓殷人之定天

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成尊名於天下尊名霸諸用此士也亦有

君不能取○韓非作耳御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

也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陵也○陵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

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

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燭過之諫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有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

要利矣要利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

人比周百邪悉起也起與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

以也此不知所以雖存必凶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於安思危周書程

魏絳亦引書以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

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

奔莒母忘之者欲使管仲母忘束縛而在於魯也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母

令其在上不驕也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

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為大夫也桓公

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也殆危也

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

贈文王荆武王之子贈弋射短矢○說苑正諫篇茹以敗於雲夢敗獵也雲夢楚澤

黃作如黃宛路作箇露御覽二百六亦作如黃以敗於雲夢在南部華容也三

月不反得丹之姬丹○說苑淫暮年不聽朝淫惑也朝正也○注似葆申曰先王卜以臣

為葆吉葆太葆官也申名也○說苑葆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被也齒列也○舊

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曰不穀免衣絀綵而齒於諸侯縵縵格縵縵小兒

本縵縵樓被訛補案明理篇注云縵縵格願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

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

伏○說苑作乃葆申束細荆五十荆○說苑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

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說苑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

黃之狗析宛路之贈○說苑析作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說苑作令荆國廣

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不可為人論說○此注未明

於人國也未得死而徒以言死其言又不用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

是不論也下知之指君言下文甚明注皆非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保其身傳曰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

然知化也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

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

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

滅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

食故曰禍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

及闔廬也

地不能處也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也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也屬連也習俗同

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

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狂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

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獾獸三歲曰獾也雖勝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未

能央也央亦訓盡也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

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

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

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手

而行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踴怒貌此之謂也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傳注高蹈遠行也無曠怒意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

嗟歎辭也子胥謂太宰嚭勸王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

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

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之鴟夷投之江故曰流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

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擒為越所擒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

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而死冒覆面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

正文不當有面字今改正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

知化

四曰亾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亾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亾同者樂

不道也樂不道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

不通也炮烙得此可以正之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諸侯而上下之故曰不適刑鬼侯

之女而取其環聽姐已之譜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

也故視其醢欲知其與人有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

以爲不好故殺梅伯以爲醢醢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紂之諸侯也

宮璇室以璇文王故曰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作爲璇室築爲頃

宮璇室以璇文王故曰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作爲璇室築爲頃

也頃宮此注作如字讀它書俱作傾字剖孕婦而觀其化本化育也視其胞裏注舊

字是裏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孔子聞之曰其

竅通則比干不死矣比干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爲惡夏商之所以亾也

築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晉靈公無道從上彈八而觀其避凡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

曰此夏商之所以亾也呂氏春秋一十二

彈觀其走而避使宰人騰熊蹶不熟○左氏宣二年傳作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
 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麋○趙成之子宣子也○左傳使鉏麋
 誤入下文耳沮麋見之不忍賊也○賊殺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
 也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一於此不若死也○正亦一上左傳有其一乃觸廷槐而死
 也○畜疑齊潛王公居衛○潛王宣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
 撞字之誤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於王而見
 其實○所行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無重國之
 意言輕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度潛王之
 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築為藥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
 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宋王築為藥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
 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藥當作藥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藥帝
 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自下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言中天神左右皆賀曰王之賢
 下其血也○注類舊本作類詭與之名言四字劉本作謂之二字
 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
 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間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中禮義
 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亾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
 道聞言過無路以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善進不善退善不善退由至矣
 傳曰下文有脫今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
 據論人篇注增補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扞舊說
 人方扞弓射黃蛇名曰蜮人郭璞注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
 扞挽也音紆今據改正扞亦音烏擒則不可知○舊校云一本作雖善說者猶若此
 擒則不可知○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舊校云一本作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
 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
 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生舊本作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
 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罪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
 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
 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其弟曰為王視齊寇○為王舊本作不意其近而國人恐
 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
 宋王必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
 誅死也

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與又同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狂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舊校云戴氏一本作叔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句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也○道謂有道今自以賢過於堯舜過一作遠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用舊作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注自輕疑用輕之誤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數道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弟本一作第今從汪本乃古第字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樂盈以兵畫入于絳也○訓字或音喧聲也或云與訓同義皆不當注亦不明了此似皆指驪姬之亂安得忽及樂盈又於朝上似尚有缺文竊疑訓或是詩字之訛惠公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案左氏昭殺里克文公殺呂卻是詩亂三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見之也○見疑免字之誤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為晉君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略此之謂也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圍太子圍逃歸也惠公死圍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高粱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周襄王子帶之難出居于鄭文公釋宋出穀成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外納之故曰定也釋宋出穀成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成而去之也

內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

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為秦所執大

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

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也希鮮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欲尊貴不苟為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

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猶敬也而不

肖主之所不說說乃因下文而訛今改正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句其說忠臣之

聲與賢主同同等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異故其功名禍福

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比干生而惡於

商商紂惡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

者異事而傳五人御於前莫有之為疑是為之係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

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

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

欲雷之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

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疑衍與良宰遺之宰謂戎王喜迷惑大

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恥而西至河雍也雪除秦繆公

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相也晉使叔虎梁仲子云叔虎即下文卻子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豹也見韋昭晉語注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

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上子字疑衍秦國侮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宣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公久謂避驪姬之亂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

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中之德也中人任人以人之力也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財之財賄也傳曰政

以賄成此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也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工也義與伯樂同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義與伯樂同得十良劍不若御覽四百二皆作賢人御覽八百九十六作聖人當由後來傳本誤也舜得皋陶而舜受之今案受之即書所謂俾予從皋陶以治也不當訓用舜未授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民有夏桀之民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眾服從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也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欲以鮑叔為齊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也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射于桓公中鈎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其君公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也鮑叔當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自殺之以為辭也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奉鞞革也以革囊其手也膠其目盛之以鳴夷置之車中至齊境境界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燿火釁以犧豕焉大所以祓除不祥也周禮

司燻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燻火被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為釁小事不用大牲故以狼豚也傳曰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此之謂也燻讀如權衡○權衡舊本誤作權字今依本味篇生與之如國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也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

蓋明耳蓋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也告自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也予我管仲還

走再拜稽首受命而出出於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

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孫叔敖沈

尹莖莖○當作下同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問○舊校云修行不聞都也沈尹莖謂

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

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敖隱也沈

尹莖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梁

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楚期思邑今弋陽期思縣楊倞注荀子非相篇云鄙人郊野之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

王與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日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欲知方圓則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

必直士唯直士能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

其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存必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務在自知堯有欲諫

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淮南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湯有司過之士

正其過關也武王有戒慎之鞅欲戒者搖猶恐不能自知猶恐不能自知猶恐已不能今賢非堯

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

皆不自知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于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破死

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所滅中山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秦所虜

趙括以軍降秦坑其鑽茶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茶麗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

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敗莫大於不自知也莫無范氏之亡

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

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然作悅然淮南說山訓作鎗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也

遽揜其耳也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

耳也○案非猶此也也與邪通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李

用選注亦猶此也則如字或言君之智也○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二作或言君至

善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引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

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見知猶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座可反邪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幾無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新序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也以用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日抄作皆得其處無為字人臣亦無道知主也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也加施也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為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亾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苑復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故不與○注故字舊作欲訛今改正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與周

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會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為惑亂也○以史記秦本紀攷之小主即出子也公子連亾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會孫靈公之子連即獻公於小主為從祖昆弟索隱云名師隰始據世本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內公子連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勸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將之北翟翟改亦守塞吏也入之內公子連也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駭驚也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都也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入己也德菌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眾眾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亾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亾公子亾公子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菌改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覺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

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

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瘴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驥故見得也

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功也

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其君冬與夏不能兩刑

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兩刑不能兩刑○案刑猶成也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

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庫有嚴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為之庫小也○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

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用智禡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

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

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冒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習業夜

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

如用志如此其精也密微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

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

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

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

十五歲○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韋宏嗣博奕論補御覽六百一十一同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

吾下兩將字皆疑衍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

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宣哉養由基尹儒

皆文藝之人也○尹儒一作尹需文藝本或作六藝今從李本與下篇合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

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

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幽通記曰養流睥而後號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

得焉苦痛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師字當重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

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

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句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

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也

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

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

鳥鵲聚狸處堂而眾鼠散窺見也散走也衰經陳而民知喪筭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

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

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聞於國國人聞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身必

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

此所謂吉臣也吉善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

序二作正諫案証亦諫也見說文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

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

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

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日驕惑之事不亾奚

待志古齊人有好獵者○齊人舊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曠日持久而不

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

家貧無以無以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

之獲常過人矣多過猶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

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

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

也萬倍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也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道
 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
 道也道荆莊王欲伐陳莊王楚穆王之子也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
 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後莊王聽之作興兵伐之夫
 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
 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言取易也○注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
 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
 而取其國也齊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
 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
 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
 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

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

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

也壁培埋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晉語九壘下有鐸往而增之增益其

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惟也○晉語郵無正字伯

政亦見前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

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舊注云兼或作謙疑亦校夫順令

以取容者眾能之而况鐸歟容說也况鐸君其圖之圖議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

也過失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

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凶之迹雖未至簡子當此簡子之

相值也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惡諫固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復過

也注舊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危敗則滅凶恥但慙辱

左傳慶鄭語此用其成文今補似順論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公國僂民無已夫

草有莘有藟○御覽九百九十四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

萬董不殺○董烏頭也毒藥能殺漆淖水淖○水下舊無淖合兩淖則為蹇蹇彊也言

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小方大方之類也小

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反魯人有公

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見淮南覽冥訓彼人問其故對曰我

固能治偏枯○舊校云治一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

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梁仲子相劍

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物與韌忍刃切古皆通用黃白雜則堅且切良

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鎔

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

所別也○字書無此堅則折劍折且鎔焉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

榮無有○榮無有此忠臣之所患也患憂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黑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

呂氏春秋二十五

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亾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射招者
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埒藝也中射獸欲其中大者
得肉多故以中爲工也射則同也中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
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
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爲氏應名也或作高魁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弱曲也故
內脫一陽字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而合事實者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
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其
當是勉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
乎大理也驥驚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
不能及故曰在前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
然聖人因而與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不可惶矣不可恐矣
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則人之易欺矣可惶
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季子曰

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已堯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
不爲私私邪也○此二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
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簟簟扇也○非愛簟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
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費舊本誤作貴孫云重也篇云非好儉而惡費也節已雖
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有所通則貪汙之利
外矣外棄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
術猶不能行又況乎人主所教謂孔墨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
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
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或故曰通
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一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閉也貴富顯嚴名
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此注亦當爾論
語不處此作不居論居故曰悖意悖亂也○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
問孔刺孟兩篇並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心者所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通難中所以
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蕩動於胷臆正則靜

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為而無不為人能行之亦無不為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其有之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作如己之有通乎君道者也案下文皆作如己有之御覽非也

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

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字疑衍

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

王取非其有如其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

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今召客者酒酣酒請也飲

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拜謝也樂己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

使之也其主二字舊本不重今據困學紀聞十所引補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

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

矩為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就成也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

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知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自為人疑任賢

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國家之所以危危也棗棘之有裘狐

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

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敢之二字似當乙轉以其地封而

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無費乎鄴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

通乎用非其有也通達白公勝得荊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荊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

曰患至矣石乞白公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九日葉公入

乃發太府之貨予眾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因攻之十有九日而

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

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

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序刺

奢篇陳隅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新序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新序福作德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夫民未有見焉○未見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曰新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悍兇也簡慢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用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人失牆○儀望也瞻望毫毛之微而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瞻毫髮寫人貌儀之於也○射必能中畫必象人故曰審本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本身審正也身不正而欲治○凡亂也者

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為亂之君先小後大也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未聞身治而國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虞公貪路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曰亦然○秦向擊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言而用其謀而兼西戎故霸也○武王用其謀而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擊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其為君治理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應之○應擊也唐蔑楚世家作唐昧應之舊作拒之注拒一作應梁仲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章子對周最曰般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泚舊作泚梁仲子云舊本水經泚水何氏焯改作泚水注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也有芻水芻者告齊侯者也○侯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弋獵也論語曰射宿不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

適之通猶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閱選閱猶選項也日鄉者鞠偏緩令適何也其右從後

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有與右二字似當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

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

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

也其力疑當作共力謀出乎不可用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為也

處方

六日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凡小事也輕小物則上

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不能為之

節力盡竭也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非非罪之何能愛也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

惡好善也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突洩一燧而

焚宮燒積竈突煙洩出則火濫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突亦作突廣雅竈謂之

但云一日竈突不云竈突何得以此為突之誤故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為

今仍作突字又燧舊本訛作煙今從日抄改正失令不當為

士無先登之心而懷奔北之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

間以自汗辱乃為後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甯殖惠子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禽

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也晏暮來不釋皮冠而

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

蒯聵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蒯聵之子也蒯聵在外圍不欲納之故

公為會孫也焉得立之乎衛莊公立欲逐石圃惡之子也蒯聵在外圍不欲納之故

立而逐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

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

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子莊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也審慎人之情不蹙於山蹙頓也而蹙於垤垤蟻封也

人輕之故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

絲置之網是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夜日置表於南門之

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債僵也長大夫上大

孫據紀間十補御覽四百三十同明日日晏矣莫有償表者其無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一人

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賞也○而已紀聞作則往償表來謁吳

起謁告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償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起

賞罰不欺民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夫信用賞

民信之也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夫信用賞

西河也○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案注大劉本作亦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腹然不儼若失其一實一謂道也其狀腹然似無勇而未可恐舒大不儼給巧偽為之畏失其道也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叢勝翳蔑之事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注猶疑猶勇敢之士若涉難而處義不越越失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寡謙稱也士之如此者侈廣大也○注位字闕今案文義補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之利不恃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輕富貴甘貧賤○竭去也宋德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營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甚厲至高遠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所國士之容也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假猶請也請善相狗者買取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今案御覽九百五作其鄰藉之買鼠狗則當作藉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

鄰極其後足極械也著足曰極狗乃取鼠舊校云一本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

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

以道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遜順也

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視之也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

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身斂士所術施也士所身斂客所術施也皆當作述今

案古亦通用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

長長大也眾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志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功也好得惡予

國雖大不為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悛嗇也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

枯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冒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冒自足其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心甚素樸不倦也取舍不悅常敬慎也唐尚敵年為史史國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唐尚知

舊谷徵之應故為願之也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

不信也不信其羞為史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

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陽以伯陽邑資之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為其兄請請於唐尚

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可信而

信此愚者之患也不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謂唐尚欲以其兄代衛君衛君知人情

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有天下何益不能自遺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

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慙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

傳位子賢以子不肖不可予也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微求也矜大也以國子賢

滅公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

實猶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

故也無大功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

逾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

樂也區區得志貌也區區當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

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及之當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

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

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
 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也細小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
 大篇俱作侍下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所樂也樂願薄疑說衛嗣君以
 贊字亦作侍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
 教也案淮南道應訓所有上有予字此注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
 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為王術若烏獲杜赫以
 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用
 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
 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鄭君問於被瞻
 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亾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被瞻對曰
 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亾哉言從賢臣之故被瞻
 之不死亾也賢乎其死亾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亾耳被瞻言昔有舜欲服海
 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
 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
 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尊重也○次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元
 則二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倉子農道篇作易用則邊境安則主位尊又安
 民農則其產復倉子作復下並同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處居而無二慮民舍本
 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攻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
 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居安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
 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亢倉子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
 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
 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皆有功業亢倉子作第有功級注一發周是故當時之務
 語作一發此作發訛韋昭注一發一耜之發也玩注意似亢倉子本是故當時之務
 農不見于國當啓耨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也孟春紀曰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
 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任力
 其力効其功也○亢倉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買功以長生買易也
 子作勸人力婦教也

也人肥則使苗堅而地隙人務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緩柔草諱大月大月孟冬至後

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葛蒲水草也冬至葛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

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昔終也三葉齊亭歷薪其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

獲大麥而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資名也資疑而樹麻與菽菽樹種也此告民地實盡死凡

草生藏日中出稀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而從事於

蓄藏藏之於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五時五行生殺之

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有年瘞土無

年瘞土穀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

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亢倉子作其用

日半其功可使倍一辟疑是一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當時

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郟之郟逆民既郟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

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為稂種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稂早種晚熟為

謂也此之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重詩云黍稷重稂種穉菽麥

任地

五日凡耕之道必始於墟墟壇壝為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溼也○注燥必厚其鞫厚

也音義缺為其唯厚而及驗者驗或莊之堅者耕之澤韻梁仲子云驗疑即餗字集其鞫

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異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

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穰除之則虛

虛動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其

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

則儼儼小高培則拔培田寒則雕雕不熱則脩脩長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

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穎不粟詩云實

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

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故

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引此深作清今案深字是亢倉子作欲深以端下得陰

也上得陽陽日然後成生咸皆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

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土壤亦無使有餘餘猶熟有稷也稷覆必務其培其稷也植植

者其生也必先先猶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

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也分別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也邀疾衡行必得

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列行也夫心中帥為冷風風以搖長之心於苗中央帥率也選注

引作夫必中央帥為冷風又引注云必苗其弱也欲孤孤弱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

長也欲相與居言相要術所引不傷折也舊本無其字又注作相依助不僵今案亢倉作居與

同其熟也欲相扶術相扶持不可傷折也亦衍二字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亢倉子作

多穀乃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糝糝不成是故其耨也長

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也獨肥而扶疏則多糝糝

也迫境而專居則多死其根故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

也不能自達故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多孽死也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必穗稼就而不穫穫得必遇天苗苗害

夫稼為之者人也為治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

手謂根苗疎數之間也亢倉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

小作鼠尾桑條穀也疏穢而穗大穢禾穗其粟圓而薄糠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之

疆疆有勢如此者不風風落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奪或

字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案亢倉子作小莖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糝

而不滿滿成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下有不字擗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

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此者不飴飴當在此句下據御覽音北縣切決不當讀飴

也先時者大本而莖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藁御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

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米鉗御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莖長稠疏穢穗如馬

尾大粒無芒擗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舊校云益一作蒜

亦難曉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對等短稠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

而不滋厚糠多糝碎米不得恃碎小也恃或作待御覽無徒字字書無攷下作碎

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榮

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

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莢舊說作美今從大菽則圓小菽則擗以芳稱之重食

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

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

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附動蚰蛆而多

疾附動病心附讀如疔○洪氏亮吉漢魏音引此注云附讀如疔案附與疔音同知附本一字也今本疔作痛誤從舊本改正九倉附動作附腫其次羊以

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案蒼狼青色也在竹曰蒼筤在天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

之稼興也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病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

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爲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

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耳目聰明心意獻智獻明也四衛變彊四

也四枝也穀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也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涪灘高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

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

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

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

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

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疑情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

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且其言近道故以為冠冕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

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

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

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案不韋著書之由惟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真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鄭康成日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

曰禮記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

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蔡中

集郎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本書作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

貴直不苟以本書作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

十餘卷也

史記索隱○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鈔與書錄解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曝於咸陽市有能增損

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林意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

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為之

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

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說脫

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作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

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

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

栝蒼察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載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

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

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

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
 議橫起環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
 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
 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毋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
 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
 東至開晤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僖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數篇開晤作開悟多鷄作
 多類意林所載作開悟多鷄也
 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
 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
 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
 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暴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
 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
 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
 者本周公書後寘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誤也文獻
 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

同玉海

元陳澔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
 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
 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
 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
 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
 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
 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
 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本傳
 不誤不韋以大
 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
 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
 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
 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
 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其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

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尚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為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未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即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為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為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為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此脫六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元人大字本脫誤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明宏治年刻篇題尚是古式今皆仍之
 許宗魯本從宋賀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啟明本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神廟丙申刻
 汪一鸞本神廟乙巳刻
 朱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為最劣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脫誤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明宏治年刻篇題尚是古式今皆仍之

許宗魯本從宋賀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啟明本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神廟丙申刻

汪一鸞本神廟乙巳刻

朱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為最劣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穉存

仁和梁玉繩燿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東

右呂氏春穉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亾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亏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穉涉寒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大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已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